

西藏通訊

(總第四期、1996、1·2)

中共訓練藏籍武警當間諜 數名特工在達然薩拉就逮

據西藏安全部門於 1995 年 11 月 24 日宣布，三名中共派遣的特工人員在印度達然薩拉被捕，他們是拉孜縣 24 歲的次仁桑丁和同縣 26 歲的朋措以及他們的一位女同伴；次仁桑丁和朋措均為中共黨員，中共武警人員。

1994 年底他們以流亡者的身份潛入印度，蟄居西藏政府所在地達然薩拉，西藏政府的安全部門和印度安全部門根據線索，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後，將三人逮捕；在事實面前，他們以悔恨之心交待了全部事實。公告要求西藏人民提高警惕，隨時揭露中共特務。

據了解：次仁桑丁和普措分別在中國內地和西藏拉薩接受了長期的特工訓練。自從中共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秘密會議以來，中共一面加緊對西藏國內的鎮壓活動，一面通過各種手段加強了對西藏流亡社會的顛覆分化工作。分化和利用藏人中的敗類以及鄉下無知的青年，通過招工參軍的機會威逼利誘這些青年為他們工作也就成為中共秘密機構的一項經常性的工作。

中共特工在印度被捕的消息被印度各大報廣泛報道，中共駐印度大使一如往常地否認這些人為中共所派遣。中共政府稱這是反華勢力和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為了破壞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友好關係而設下的陰謀。

被囚女尼獲國際人權獎

因堅持言論自由反抗中共對西藏的人權被判處十七年徒刑、現關押在拉薩扎什監獄的西藏女尼朋措尼仲榮獲 1995 年“瑞寶”國際人權獎。頒獎儀式於 1995 年 12 月 5 日在美國紐約舉行，西藏駐美辦事處噶桑代表朋措尼仲出席儀式並領獎。

對朋措尼仲的獲獎，達賴喇嘛特別來電表示祝賀。達賴喇嘛在賀電中還指出：目前西藏的人權狀況令人發指，朋措尼仲的歷史表明由於追求自由、正義而獲罪的中共監獄中遭受磨難的幾百名西藏政治犯的真實現狀。近年來，中共在西藏的暴虐行為不僅開始日趨嚴重，而且大力進行類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治運動，使西藏人無時不處在恐懼與威脅當中，為了促使中共改善此類行為，國際社會必須對中共施加壓力。

頒獎期間，放映了有關中共殘暴對西藏人的電視紀錄片，朋措尼仲在獄中的難友堅贊卓嘎等亦在現場介紹，對她們不幸的遭遇，在場人無不落淚。

朋措尼仲是 1989 年 10 月 14 日在拉薩八郭街為抗議中共對西藏的侵佔而舉行的和平示威游行中與十四名女尼一起被捕，在獄中遭到中共獄警的殘酷毒打，1993 年 10 月 8 日，因使用偷帶進去的錄音機錄製西藏獨立的歌曲而被加刑八年，總刑期達十七年。

“瑞寶”國際人權獎於一九八八年設立，旨在表彰為人權與正義奮鬥但不倡導暴力、年幼不滿三十的年輕人權運動者；根據主辦單位發布的通告：朋措尼仲是言論自由的象徵是一個敢以自己的自由與安全為代價非暴力的為人權奮鬥的杰出婦女。

不滿中共任命“班禪” 有人擲炸彈給“主任”

（香港 SUNDAYMORNINGPOST）拉薩一位在班禪轉世問題上支持中共的喇嘛院中發生爆炸事件。根據該報報道：爆炸於 1996 年 1 月 18 日早晨 10 點中在僧青羅桑嘉參房屋中發生，他於去年 7 月代替恰仁波齊被任命為扎什倫布寺的“寺管會”主任和“班禪尋訪小組”組長。爆炸發生時他在北京。據說爆炸造成一人重傷。在中共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前夕，西藏雖發生五起爆炸事件，但攻擊對象均為拉薩附近的中共建築物，並未造成人員傷亡。中共還未查出投擲炸彈的人。

江澤民與喇嘛合照 被修理令中共難堪

另據消息：中共西藏日報藏文版 11 月刊登的中共江澤民等人與西藏喇嘛的合照中，照片被人動了手腳。1995 年 11 月 13 日的《人民日報》、《西藏日報》（中文版）等刊登了中共的江澤民會見西藏喇嘛的照片，照片中，江澤民、劉華清等人坐在前排，西藏喇嘛等站在後排。

但 11 月 14 日的《西藏日報》（藏文版）刊登這則消息時，不僅照片被放小，而且照片中坐在前排的是西藏喇嘛們，江澤民等人則站在喇嘛後面的第二排。事後中共立即收回發出的報紙並全部予於焚毀。西藏日報社由此損失 7000 元人民幣。由於此事顯然是人為的而且是對中共任命班禪一事發泄不滿，因此，中共後來在西藏日報社追查此事時，對隨機器校對的（稱一讀者）姑娘才丹諾桑罰款 100 元。對其他有關人員也分別給與罰款警告等。警察還沒有查出這個讓中共難堪的人，也沒有因此有藏人被捕的消息。

中共倒行逆施 只會自食其果

在中國，國際人權日剛過三天，中共就明目張膽地侵犯人權判處著名人權鬥士、提名國際諾貝爾和平獎的魏京生十四年徒刑，其他如王丹等堅持自己信仰的人士至今仍被中共所拘押。

在西藏，僅 1995 年上半年，中共至少將 123 名西藏政治犯以各種罪名投入監獄。目前，

中共不僅監禁了數以千計的西藏人政治犯，而且故態復萌，又開始撿起臭名昭著的文革手法，祭出了階級鬥爭的亡靈。

去年五月，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確認班禪轉世後，中共更是不惜撕破尊重宗教信仰的偽裝，竟然赤裸裸的跳出來，在世人面前，表演了一幕無神論者為西藏喇嘛尋找“轉世”的鬧劇。

綜觀西藏歷史，各種覬覦西藏的勢力都試圖通過操縱宗教領袖的轉世進而控製西藏，以滿清而言，第一次公開的嘗試是對第六世達賴喇嘛。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在西藏以其浪漫的詩歌而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可是在歷史上，滿清皇帝其卻一直不承認倉央嘉措為第六世達賴喇嘛；滿清承認六世達賴喇嘛是一個叫益西嘉措的僧人；由於藏人拒不承認益西嘉措，並在倉央嘉措圓寂後，找出了倉央嘉措的轉世、即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滿清皇帝這才無奈地放棄了通過承認與否來影響西藏轉世認定的企圖。

滿清作為佛教格魯派的大施主，根據自己的信仰對轉世者表示承認或不承認，不論動機為何，不過是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已，並不能實際改變轉世的身份。

在滿清滅亡前還有一段插曲，即本世紀初西藏遭到英國侵略時，滿清落井下石，也乘機派兵侵入西藏先後兩次宣布“廢黜”抗拒入侵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後來袁世凱又派人稱恢復“名號”，為十三世達賴喇嘛所拒絕）西藏人民對滿皇蠻橫無理的憤慨表現在他們不僅沒有在滿清杜撰或歪曲出來的“最高權力”面前屈服，反而通過衛國戰爭，恢復了西藏的獨立地位，而倒行逆施的滿清卻不久即滅亡。所謂“廢黜”，不過徒增歷史笑料而已。

如果說滿清與西藏多少還有施舍關係的存在，那麼現在的中共則不僅走的更遠，而且更加蠻橫無恥，一個幾乎毀滅了西藏文明的極權政權，一個視宗教為鴉片的無神論者政府，一個曾消滅了西藏一百二十萬（包括僧侶）生命，摧毀了六千余座佛寺的罪惡政黨，現在卻在哪兒振振有詞地指責西藏政教領袖破壞宗教，真是天下奇聞，所謂厚顏無恥者莫此為甚。中共如此篾視西藏佛教，戲弄人民的宗教感情，最終只能是自食其果。歷史事實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種種跡象已表明，中共無視中藏人民的意願，拒絕達賴喇嘛在雙方都能接受且互利的基礎上解決西藏問題的合理建議，抗拒任何順應歷史潮流的政治改良，似乎已鐵心要蠻橫到底了。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極權統治者愈是張牙舞爪、氣勢凶凶，就愈表明隱藏在凶橫後面的怯懦、恐懼以及對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人權之潮流的仇視和對此束手無策的窘境，歷史上每一個皇朝的毀滅都伴隨著垂死前的窮凶極惡，從戊戌變法六君子血灑刑場到國民黨特務橫行不法，到處暗殺異己等等，似不可一世。然而，強權與暴力或許會延緩歷史發展的車輪，但並不能使其倒轉。現在的中共不僅不思悔改前非，反而變本加厲地暴露其猙獰面目，不過是預感來日無多而表現出來的一種無奈的瘋狂而已。

顯而易見中共已經完全喪失了通過其他方式爭取民主鞏固統治的決心和自信，現在剩下的只是通過強權與暴力維護的赤裸裸的極權專製統治。追求民主與尊重人權的潮流在世界範圍方興未艾之時，中共的種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最終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畢竟，歷史是不以極少數極權統治者的意誌轉移的。

安多“拯救西藏”成員被判刑

1994年中共江澤民到安多（青海）前夕被中共逮捕的六十多名當代西藏青年學者和青年藝術家中。有些人在遭到中共軍警殘酷的刑囚後陸續獲釋，部分被關押至今者當中，由中共國家安全局直接逮捕的囊洛央等三名青年於1995年10月30日被中共正式判刑。原為海南州興海縣文化宮青年知識份子囊洛央，被指控建立一個叫“拯救西藏”的秘密組織，判刑七年；原海北剛察縣公安局副局長，30歲的才貢塔，被指控為“拯救西藏”組織的主要成員而判刑八年。海南州興海縣32歲的商人樂克先，被指控聯絡各方，在該組織中起主要作用而重判十四年徒刑。

另有西藏青年知識份子桑珠次仁和原海南《日月山》藏文雜誌的編輯德嘎本等，也是那一次大逮捕中被捕，至今即未獲釋也未判刑。

兩僧侶因張貼標語被捕

95年7月，西藏安多熱貢（現青海省黃南州）隆務寺寺僧侶多（21歲）和蘿桑丹增（22歲），因在當地的六月花會上，向西藏僧侶散發支持西藏獨立的傳單而被中共秘密逮捕。至今尚不知他倆被羈押在何處。

第一次西藏文學會議

有八十余名西藏文學作者和編輯人員參加的第一次西藏三區文學會議於1995年11月8日至11日在西藏安多的西寧召開。為了召開這次會議，早在三年前就有許多關心西藏文化發展的西藏人和西藏青年作家積極進行各項準備工作，但因中共政府不僅拒絕在經費等方面提供支持，而且還以不準跨省召開會議為借口，明裡暗裡地百般進行阻擾，使會議遲遲未能召開，部分在西藏各地經商的安多阿壩籍商人，得知醞釀幾年的會議因沒有經費而無法召開時，紛紛解囊捐助建立基金並承擔了這次會議的一切開支。令與會西藏文學作者大為感動。

一般而言，西藏不乏將一切奉獻給宗教者，象修建廟宇寶塔等，總會有無數信徒捐款。但由民間捐助召開文學會議應該說是比較少的，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個鼓舞人心的可喜現象。表明西藏人民已開始擺脫以往除宗教而外別無他求的傳統觀念。

會議評選了青年作者扎西巴登的長篇小說《平常人家》為主的十篇優秀長短篇小說及詩歌等，並對獲獎者授予“剛金梅朵”文學獎。

一位參加過該會的青年作者表示：西藏的知識份子非常希望與國外流亡社會的文學進行交流。但他又說：這非常困難，因為中共不允許。

西藏代表參加總統就職典禮

俄羅斯聯邦的卡爾梅共和國於 1995 年 10 月 15 日舉行總統選舉，前任總統格森烏蘭杰諾再次當選；應共和國政府和議會的邀請，1995 年 10 月 21 日，西藏政府駐俄蒙的代表出席了總統就職典禮。在就職典禮上，西藏代表阿旺然杰代表西藏政府向總統敬獻哈達表示祝賀，並就西藏與卡爾梅之間歷史上源遠流長的宗教文化等關係作了回顧。當地電視台對此多次予於報道。

格森烏蘭杰諾是一位年輕的政治家，在蘇聯時期曾為人民代表和最高蘇維爾代表，蘇聯分裂後當選為首屆卡爾梅共和國民選總統。曾於 1993 年 11 月訪問達然薩拉。目前有許多卡爾梅兒童和青年在西藏兒童村、因明學院及各大寺學習。同樣有許多西藏高僧受政府派遣在卡爾梅各大寺或文化中心幫助他們恢復傳統的宗教文化。

卡爾梅自治共和國是一個以蒙古人為主的，歐洲唯一以藏傳佛教徒為主的自治共和國。十五世紀，他們曾經建立強大的國家，十七世紀部分卡爾梅遷到現卡爾梅境內，另一部分曾在西藏北部建立了一個汗國，其首領固實汗協助五世達賴喇嘛建立了西藏噶登頗章政權。

雪域法會數名僧侶被捕

綜合報道：1995 年藏歷 2 月 25 日，在西藏康區色須寺舉行了有七十五個寺院的五千余僧侶和五萬余人民參加的“雪域祈願大法會”。法會期間，法會主持者色須寺卸任赤巴和噶瓦喇嘛典瑪羅秋仁波齊等均公開表示：此次大法會的舉行是為了祈願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長壽無疆、事業自成。在舉行各種宗教儀式時，許多寺院的僧侶高舉西藏國旗，齊聲祈禱達賴喇嘛萬歲。

在達澤多（康定）的中共安全部門，專程趕來調查並逮捕了數名僧侶，其中位於色須寺以東的幫色寺至少有三名僧侶被捕。

法會舉行前，中共各地的政府禁止各寺參加大法會，但大部分寺院無視中共的禁令，按期參加了大法會。

美歐議會有關西藏的決議

1995 年 12 月 13 日，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決議，決議認為中國自 1949 年侵佔西藏以來，將因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而產生的一些現象，看成是對中共政治統治製度的對抗行為。今年 5 月，達賴喇嘛宣布確認班禪轉世後，中共不顧確認班禪轉世歷來為達賴喇嘛之責任已獲認定的事實，又自行認定了一個新的所謂班禪轉世。中共不僅將這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強加到西藏僧俗的頭上，而且還將班禪轉世及其父母秘密羈押，使藏人沒有見到他已有半年之久，“班禪尋訪小組”組長恰扎仁波齊，因承認格登秋吉尼瑪為班禪轉

世而已被關押。與此同時，被國際上認為是中國民主之父的魏京生，1995年12月21日又被重新逮捕。過去，由於他在中國堅持民主與言論自由的支持，曾被當局關押長達十四年半之久。

第二天，歐洲議會亦通過決議，對中共無視宗教文化與傳統，篾視西藏宗教，將西藏傳統宗教政治化以及戲弄和污辱西藏佛教徒的虔誠信仰等表示譴責和遺憾。決議認為中共官方“認定”所謂轉世以及強力干涉宗教事務的行為是不當的，決議要求中共政府尊重西藏僧俗人民的願望和對達賴喇嘛確認之班禪轉世的信仰，敦促中共政府允許歐洲議會的外交官會見班禪轉世及其父母等。以便取得對安全的信任。決議還指出如果中共政府對以上決議不予尊重，則歐洲聯盟對西藏八囊縣的計劃將不會開始。

文革遺毒在西藏死灰復燃

（〈自由西藏〉藏文版95年11月1日報道）一九九五年十月，中共在所謂的政協會議上，通知所有政協的工作人員必須用書面或口頭對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進行批判；類似的文件或通知亦發布到各單位。除了上述指令，一場公開批判恰扎仁波齊的運動在扎什倫布寺或日喀則等地展開。一位研究西藏問題的專家指出：中共在政協會議上發布的指令，其內容和措辭，使人聯想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的大批判文章，這類文風在過去的十幾年內罕見的。

在政協會議上發布的指令中，不僅指責達賴喇嘛是西藏存在的許多問題的禍根，為了西藏的穩定和發展，每一個人都必須批判和反擊達賴喇嘛，而且還稱這場鬥爭是中國人民在過去的百余年內為反抗帝國主義而進行鬥爭的繼續。

計劃在西藏干部當中搞政治運動

中共在指令中稱反對達賴喇嘛的鬥爭是現階段西藏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專家指出，中共在西藏未使用階級鬥爭這個詞匯已有較長的一段時間了，現重新提出，除了表明中共對西藏政策正在緊縮，還可以看出中共正在計劃對藏人、特別是對藏人干部進行一場政治運動。在過去幾年內，西藏干部經常對中共政府提出批評，據設在倫敦的西藏信息網近期得到的一份中共秘密文件透露：為了掌握藏人干部中不忠誠分子，去年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中共決定禁止藏人干部家中懸掛達賴喇嘛的照片和其它宗教標誌，並以此試探藏人干部的政治立場。據消息來源稱：中共統戰部的部分人員和中共西藏黨委書記陳奎元等人，在過去幾年內不停地指責西藏持續不穩的根源是西藏干部，宣揚絕對不能相信西藏干部。為了削弱藏人干部的權力，從今年（1995）開始，中共已從中國各省徵調大批中共干部到西藏任職。

在政協會議上無人響應中共號召

從內容分析，這次中共在西藏政協會議上宣布的、主要針對西藏干部的政策也將被稱為上層人士的政協代表當中實施。由於不久前針對確認十一世班禪一事，對達賴喇嘛進行攻擊時，政協有關人士無視中共的號召使中共大為惱火；為此中共一再強調要對政協代表進行

愛國主義教育。指令中稱在當前的關鍵時刻，每個政協人士都必須旗幟鮮明自己是站在共產黨的一邊還是站在達賴喇嘛的一邊，指令還強調不管職務大小地位高低，每一個人都必須通過書面或口頭表明自己，使中共通過反擊達賴喇嘛的鬥爭，確定每一個藏人的政治覺悟和所持的政治立場。

研究中國政治的專家指出：中共的這項指令，完全象是“四人幫”掌權時期，中共中央宣傳部門的文件，他指出如果這類文件在中國的上海或廣州讓一個中國人看，他只會認為這是二十余年前的一份文件。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指出：從這次中共在政協會議的講話看，中國政府似乎計劃在西藏進行一場帶來動亂的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

變換無常的中共政策

中國問題專家認為：根據西藏目前的社會狀況，特別是藏人的政治覺悟，與十幾年前性質完全不同，加上中國自身的社會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中共的各項政策，不僅普遍百姓不予理睬，連省級官員都陽奉陰違，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要在西藏單獨執行該項政策顯然是困難的，他還說西藏人經過中共歷次的政治運動，得到的經驗教訓是：中共的政策象夏天的天氣變換無常。只要北京領導人稍有變化，其影響反映到西藏，就會產生很大的變化，今天自以為是積極分子的，明天會很可能成為反革命。因此人人都知自律是很重要的，現今政府不管如何鼓勵，在父母兄弟鄰裡鄉親之間相互進行揭發批判或打擊等象以往那樣盲從中共政治宣傳的人已是鳳毛麟角。

一位研究中國政治的中國人認為：這類歷史教訓對西藏具有重要的意義。

西藏第五次宗教會議

西藏第五次宗教會議於 1995 年 11 月 13 日至 16 日在印度達然薩拉召開，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指出：我們都是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的實踐者，眾所周知，西藏自由與佛教的興盛是緊密相關的，目前雪域西藏所面臨的，不僅是政治問題，更主要的是關係到西藏佛教與西藏民族的興衰與存亡。作為佛教比丘，我堅信積極參予西藏問題，乃是對宗教的實踐。達賴喇嘛還重申“未來西藏獲得自由，內外藏人重獲團聚之時，我決定並已聲明將不干涉和插手政治問題。”

據了解，未來恢復和保存西藏的傳統文化，西藏各大教派自流亡國外以來，已陸續重建了二百余座寺院，其中哲蚌、色拉等寺各有幾千名僧侶，在世界各國建立了一千余個宗教組織。

支持西藏的“歐洲人運動”

由意大利的激進政黨 Radical 組織的歐洲各國支持西藏問題組織之大會於 1995 年 12 月 14 日召開，會議決定於今年三月十日，在歐洲各城鎮舉行被稱為“歐洲人運動”的示威活動，活動中將和西藏人一道高舉西藏國旗，以表明對西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歐洲的西藏青年黨還計劃組織五千人左右，從歐洲議會出發前往中共使館舉行示威，以促使中共無條件地與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就西藏問題進行談判。

到目前為止已有十三個國家或地區的四十六個城市決定參加這個活動。另外，一份有百余名歐洲各國議會議員簽字的報告已呈現給聯合國秘書長。報告要求聯合國秘書長與西藏領袖達賴喇嘛會晤，並阻止中國在西藏無視國際法和踐踏人權的行為。

魏京生與西藏

12 月 13 日，中共判處魏京生十三年徒刑。中共如此以言治罪，無理鎮壓倡導民主與人權的杰出人物，充分暴露了中共對追求自由民主以及倡導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之具真知灼見之士的仇視與瘋狂。

魏京生是一個出生在北京的中共干部子弟，但命運使他與西藏產生了聯繫，這不僅僅是由於他曾經與一個西藏女孩相愛，比這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作為犯人蹲了十四年半的監獄時，有一段時間曾被中共關押在西藏安多的塘格木農場（即青海勞改局十三支隊）六中隊監獄大院中。中共將該大院西北角的一棟監房用小院圍起來，裡面關押著幾名所謂的知密犯，其中就有魏京生。塘格木農場位於青海南部的一個戈壁灘上，郵政信箱為共和縣 601 信箱。方圓幾十裡只有三個各有十余戶人家的西藏小牧村。六中隊百余名犯人也全是西藏人。雖然知密犯關在小院內，但因與西藏犯人同處一個監獄大院，同食一個大灶，所以不乏接觸的機會。有時雙方也會隔著牆吼叫幾聲表示問好。在幾名知密犯中，對藏人影響最深的恐怕是一個聲音特別洪亮的唱歌能手，他發出的黃河纖夫的號子粗獷豪放，常能得到牆這邊藏犯的高聲喝彩。

對魏京生的影響從一個藏犯木匠為魏京生鋟書架時，看到他有許多有關西藏的書籍，由此引起藏犯們對他另眼看待，有機會也喜歡和他吹牛，並知道了他叫魏京生。顯然魏京生當時正在對西藏問題進行研究，與藏犯們的接觸亦使他對西藏問題有了深刻的認識。對西藏歷史的認識和對歷史上中藏關係的解釋，作為一個正直的中國知識份子，他毫無偏執地表達了自己真實的觀點，無疑是公正的。尤其重要的是他不僅真誠關注西藏，而且還敢於在身陷囹圄之時公開道出自己的見解與觀點，敢於用自己的自由和安全為代價，替西藏人民仗義執言，這中間沒有私心與雜念，有的只是對真理的堅持與維護，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有豈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理解？

作為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魏京生在獄中就西藏問題寫給中共鄧小平的公開信，事後竟成了他“分裂祖國的罪證”，真是咄咄怪事。如若中共所言魏京生真的鼓吹西藏獨立，應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也要在他還沒有為舉辦 2000 年奧運會而釋放出獄時，在他的犯罪行為剛剛形成事實時即該判罪，豈有到如今才判罪之理？中共這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無賴心境又豈是頭一次？

在說魏京生在信中所寫也不過是要求自由發表意見的學術自由，要求中共掌握西藏問題的真實，避免喪失最後的機會而走到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局面。希望中共政府為解決問題面對事實，不要僅僅從古籍中尋找“證據”和“事實”。他還苦口婆心地要求中共痛改前非，放棄陳舊思想，順應時代潮流和歷史發展的趨勢，尊重西藏人民的意願，不要再欺壓西藏人，用真誠和友好換取藏人的認同。

魏京生的信從頭到尾除了說明西藏與中國間的歷史關係和中共的“援藏人員”對藏人的歧視以及中共對西藏的掠奪等事實而外，通篇沒有提支持西藏獨立。

如果說其中有什么中共不願聽而非要置他於死地而後快的話，那也不過是指出靠偽造和歪曲西藏歷史是不能持久的，希望中共真正關心西藏，並指責中共對西藏的掠奪和壓迫。

中共統治者容不得一個正直的中國知識份子批評當局對其他民族的壓迫和掠奪，又豈容被壓迫民族渴望自由與尊嚴的聲音，西藏民族會以崇敬的心情，記住這個仗義執言的中國知識份子，並為他因西藏身陷囹圄而感到無限的遺憾。

我們強烈呼籲世界上支持和尊重人權自由的人士與團體，利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向中共施加壓力。迫使中共放出象魏京生一樣僅僅由於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與願望而因此身陷囹圄的中國和西藏的政治犯。

人權組織指西藏人權狀況惡化

設在美國紐約的亞洲人權組織在 12 月 10 日公布的報告中指出：1995 年中共在西藏逮捕持不同政見者的數字超過去年。在認定班禪轉世問題上，該報告特別指責中共較以往更加嚴厲的壓製信仰自由。

報告指出 1995 年西藏的人權狀況日趨惡化，僅在年初的幾個月內，中共就逮捕了 123 名持不同政見的西藏人。特別是 1995 年 5 月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確認班禪轉世後，僅從扎什倫布寺中共就逮捕了包括幾名高級轉世喇嘛在內的 48 名僧侶。報告還指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格登秋吉尼瑪及其家人被中共挾持後，藏人因至今不知其下落而焦慮萬分。

這個被稱為亞洲觀察的國際人權組織的有關人員指出：他們的組織為改善西藏人權狀況而不僅在各方面進行了努力，而且這種努力亦產生了一定的成果。

達賴喇嘛獲獎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獲得去年年底在綠羅曼頒發的世界和平基金會 1995 年度獎後，於 1996 年 1 月 15 日在美國舉行的著名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紀念會上，又獲得波樂斯基金組織的“理想之勇氣”獎。

西藏政府駐當地官員代表達賴喇嘛領獎並向大會念了達賴喇嘛的致詞。達賴喇嘛在致詞中重申由他擔任西藏流亡政府領袖期間，爭取西藏獨立的鬥爭將堅持遵循非暴力思想引起的全世界贊賞，並獲得近五十項各類國際獎，其中包括 1989 年獲得的諾貝爾世界和平獎。

西藏簡史(一)

(一) 遠古的西藏

根據西藏史書記載，“此間西藏如同印度，疆土和人類等自古即有”，並承認西藏原來是一片汪洋大海，後來海水逐漸退落，才逐漸有了植物及動物的繁衍生息。有關西藏民族的起源，西藏史書普通記錄了猿猴與羅刹女交配而產生西藏原始六氏族（或六大姓即噶、哲、扎、黨、訥沃、韋達）的說法。《隋書》等亦記載了位於拉卜楞一帶的黨氏藏人（即宕昌羌）自稱為彌猴種，表明了西藏民族對本民族族源的認識。

根據現代科學研究表明，距今六至二億年前，西藏地區是波浪滔天的海洋，距今約三千萬年前，海水退出，本世紀七十年代先後在西藏吉隆等地發現了三趾馬動物群、大唇犀、小古長頸鹿以及熱帶植物等的化石。西藏高原的形成是因地球板塊的運動，在距今約三千萬年開始不斷隆起的結果。從發掘的新舊石器表明，早在五萬年以前西藏高原就有原始人類在繁衍生息。

根據史料記載，至少在公元六世紀整個西藏高原都分布著被中國人泛稱為“羌”的說藏語的小國家和部族。這些部族都自稱著蕃（讀 bo 藏文為 BOD），如後藏的藏蕃、現甘青的黨蕃、在康區的附（讀蕃）國等等，其中位於雅魯藏布江流域的雅隆國的十二位苯教領袖於公元前 127 年迎立聶赤贊布為王，幾百年後，聶赤贊布的後代統一了整個西藏，因此西藏人將聶赤贊布登上王位的那一年作為西藏王統元年，距今已有 2123 年了。聶赤贊布稱王後建立了號稱西藏第一宮的雍布拉宮（見題頭照），在聶赤贊布以前，西藏史書還記載了瑪松九兄弟統治時期以及二十五小國四十分邦到十二小國等等，史書記載了各國王、大臣的姓名等，表示這些小國“喜爭鬥殺，不計善惡”。

從聶赤贊布開始西藏雅隆國王先後由七天座王、中二丁王、六地善王、八德統王、五贊王等統治。其中的中二丁王指直貢贊布和布德貢嘉。據苯鉢教的記載：直貢贊布曾迫害苯鉢教，實行“滅法”。後因與屬國大臣羅盜比武被殺。其三子分逃各地（蒙古有些史書根據這個記載，認為其中一子尼遲逃到蒙古，後來成為蒙古之王，及為黃金家族之始）。十幾年後，惹列杰攻殺篡位的大臣羅盜。擁直貢子沙遲王號布德貢嘉（藏語“戰勝一切”之意，後成政權的名稱，即唐史所謂的悉補野）。約在當時，西藏已能燒木為炭，熬皮為膠，開發和冶煉銅鐵銀三種礦產，製作牛輶，二牛並耕，引高山之水入渠灌溉農田，建橋築路，製定度量單位等等。

五贊王中的拉圖圖日年贊時期，佛教第一次傳入西藏。根據藏文史料：上述二十八代贊布（贊布，藏語強者之意，為國王稱號）時期，雅隆國王雖為各小國聯盟的共主，但各小國叛服無常，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實際統治範圍僅限於雅隆地區。五贊王之後，先後有赤念松

贊、仲年德烏（約生於公元 394 年，因患傳染病與王妃雙雙進入墓穴）、達日年斯、朗日松贊的統治。到朗日松贊時，統治範圍已擴大到大部分衛藏地區。

（二）統一的西藏

大約公元 581 年左右，朗日松贊之子松贊干布十三歲登上王位後，在布達拉山上建立皇宮。當時大概以囊謙二十五族（現玉樹）一帶的松波，謙多（即昌都）一帶的康國（漢史稱東女國），甘孜一帶的附（讀蕃）國，理塘一帶的蕃綠（或薄綠），居青海的黨氏各小國（即唐史所記黨項，但該黨項與拓跋氏無關）以及吐谷渾等這些說藏語的國家經松贊干布的文攻武略，先後得到統一。

在他統治期間派遣十六名聰穎的西藏兒童前往印度學習，（其後有學成歸國的吐米桑布扎以梵文為蘭本創製了藏文並製定文法），大約公元 585 年，派噶東贊（即唐史中的祿東贊）到尼泊爾迎娶尼遲尊公主，遲尊公主攜來了西藏第一尊佛像不動金剛佛。並修建了饒薩孜拉康（即大昭寺），尼妃在布達拉松贊干布的皇宮旁建了很華麗的居室（到五世達賴喇嘛建立噶登頗章政權時在此基礎上建成了舉世聞名的布達拉宮）。

公元 637 年松贊干布率兵攻吐谷渾，並第一次與唐朝發生衝突，公元 640 年派噶東贊迎娶唐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攜來了釋迦牟尼佛像並修建了饒摩齊（即拉薩小昭寺）。

松贊干布的另三個妃子象雄公主、門妃遲江、惹擁妃等分別創建了寺院。據說當時在西藏建立了 108 座佛廟。

在松贊干布時期，西藏獲得統一並創製了文字，同時在全國範圍內作了完整的行政規劃，創製了許多法律，著名的有“欽定六個大法”等。在松贊干布時期，藏中間關係良好，西藏曾派留學生到長安學習。公元 647 年，唐朝使者王玄齡在中天竺（印度）遇劫，王逃到西藏，松贊干布遣千余精兵和屬國尼泊爾的軍隊助王攻滅之。

松贊干布去世後，公元 670 年，西藏攻佔西域，唐朝皇帝亦試圖幫助女婿吐谷渾王（弘化公主之夫）恢復失土，封薛仁貴為邏些（即拉薩）大總管，率十余萬軍隊進攻西藏，在大非川（現安多大河壩）與西藏將軍噶傾陵交戰，薛仁貴全軍覆沒。他本人“與傾陵約和僅於身免”。公元 678 年又派中書令李敬玄，工部尚書劉審禮統兵十八萬進攻西藏。在青海湖邊，唐軍再次大敗，劉審禮被俘。從此唐朝放棄了直接攻擊西藏腹地的念頭。

在文成公主嫁給西藏贊布七十年後的公元 705 年，唐朝又將金成公主嫁給西藏贊布遲德祖丹。公元 714 年，西藏與唐議和簽訂條約規定以河源為界。未幾戰火又起 730 年又簽約定赤嶺為界。據“敦煌文選”和“達扎樂宮石碑”記載：唐應允向西藏納絹五萬匹，以為歲絹。至代宗繼位，停止向西藏納絹。繼赤德祖丹登上王位的遲松德贊極為惱怒，遣達扎樂宮率二十萬之眾攻陷唐都長安，另立金成公主之侄為王，簽約後退兵。

公元 783 年第六次和談，定國界為涇州（甘肅涇川）西至彈筭峽西口（甘肅平涼西一百裡）、裸攏州（陝西攏縣）西至清水縣、鳳州（陝西鳳縣）西至同谷縣（甘肅成縣）及劍

南西山大渡河東為唐界，西為藏界。為了迎請佛祖舍利，西藏還出兵印度，並在恆河邊豎起界碑。

這一時期，西藏贊布從印度迎請了西藏佛教史上著名的蓮花生和西瓦措到藏弘法，建立桑耶寺。並第一次有藏人出家為僧。隨著佛教的廣泛傳布，分別傳自印度和唐朝的兩派佛教開始發生分歧，雙方互不相讓。最後以印度僧噶瑪拉西和唐僧大乘和尚為首的雙方展開辯論，辯論結果以大乘和尚的失敗而逼迫按約定離開西藏。從此西藏不準再尊和修習唐傳佛教（據說大乘和尚宣說的並非是正統的唐朝佛教）。當時西藏還派出了三百人前往印度學習梵文並從印度迎請譯師，大量翻譯佛經。

遲松德贊之子牟尼贊布曾三次平均庶民財產。牟尼贊布之子遲熱八巾大力推廣佛教，定立喇嘛供給製度並對藏文進行了改革。西藏歷史上將他和松贊干布、遲松德贊合稱“西藏三法王”。遲熱八巾約於公元838被苯教徒殺害。

公元822年，西藏和唐朝舉行和談，並將條約內容刻石立碑於拉薩（即現拉薩大昭寺前的石碑）、長安及邊境格革乜日，由此從公元637年開始的，長達近兩個世紀的戰爭才告結束。在此期間，雙方先後簽約和談，但戰火一直連綿不斷。

（三）分裂的西藏

佛教內部的矛盾被消除以後，佛教與苯教的矛盾卻日趨激化，熱八巾被害後，繼位的是達瑪烏東贊（又稱朗達瑪）。達瑪興苯滅佛，又被信佛的拉倫多杰刺殺。達瑪的兩個兒子雲丹和烏松為爭王位而相互攻伐，由此引起的內戰擴及全國，加上庶民造反，西藏終於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即西藏史書所謂的分裂時期。

內戰中，西藏全國形成許多互不相屬的小國，其中雲丹的後裔佔據拉薩一帶，形成拉薩王系。

烏松的孫子扎德尼瑪貢退居阿裡，並將屬土分封給三個兒子，其中長子據門域（印度河上游）形成拉達克王系；三子據象雄，為古格王系；另一烏松的孫子在拉多傳出雅隆覺阿王系；該王系還在西藏安多宗喀一帶（即現西寧）建立了宗喀國（即宋史中的角斯羅）。宗喀國曾經很強大並與同樣是西藏藏族一個分支西夏人長期交戰。西夏，許多西藏學者認為那是一個由藏人建立的國家。由於其國土大部分在中國，人民絕大多數又是華人，因而受華風影響。西夏曾仿照漢文創製過一種文字。最後被蒙古所滅。

宗喀國曾長期與中國宋朝結盟對抗西夏。最後被宋攻滅。

（四）佛教的復興

達瑪滅法後佛教在西藏幾近絕跡，八十多年後開始從多康復興，由阿拉王系所宏揚。在分裂初期的戰亂過去後，西藏社會日趨安定，於是，藏人紛紛拜請印度學者、高僧、譯師講

經說法，公元 1041 年，阿裡王益西翰以生命為代價，迎請印度超岩寺尊者阿底狹到藏，尊者阿底狹以 61 歲高齡於公元 1042 年到藏宏法，其弟子仲敦巴建熱振寺，由此傳出藏傳佛教噶黨派（百余年後，經宗喀巴改革形成格魯派）。

卓彌釋迦益西拜印度人嘉雅達羅等為師，其弟子昆貢秋杰保於公元 1034 年創建薩迦寺，形成薩迦派。

譯師瑪爾巴前後幾次赴印度向那若巴學法，其弟子米拉日巴以其堅苦卓絕的修行而成為西藏家喻戶曉的聖者，由米拉日巴的弟子達波拉杰傳出達波噶舉派，達波噶舉又有四系八支之分，即達波拉杰的四個弟子形成的噶瑪、帕竹、擦巴、巴潤四系，由帕竹的八個弟子形成的直貢、竹巴（現不丹國教）、達隆、雅桑、楚布、瑪倉、耶巴、修寶等八支。瓊布年久赴印度向尼古瑪等人學法，後在香地方建寺形成香巴噶舉。在該教派中，有湯東杰布者，以演藏戲募捐在西藏各河流上建百余座鐵索橋而聞名。該派後融入達波噶舉中。印度僧人帕當巴桑杰多次入藏傳法通過翁波譯師形成希解派，又傳給釋迦益西形成覺宇派（據說此派與中國禪宗有共同之處）。

印度僧達瓦貢波入藏傳給域摩、米覺多杰，下傳之第七代宮幫圖解尊珠建覺囊寺，形成覺囊派。覺囊派有一著名人物多羅那塔，著有《印度佛教史》，曾在蒙古宏法。圓寂後其轉世改宗格魯派，即為蒙古政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另外還有承傳自贊布時代的寧瑪派和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等，也在這一時期從各方面得到發展或充實。總之，西藏分裂時期在政治上是各自為政，在文化上卻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學說、各種教派紛紛形成。對西藏未來的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佛教也是在這一時期成為主導整個西藏的宗教。

蠶食中的西藏

（達然薩拉藏文報《民主》12月15日報道）：西藏安多青海湖兩岸原為夏噶六部的之地的白瑪宗、東格尼瑪宗。從 1991 年開始，中共研究對當地礦產進行勘測和開采。1994 年，中共又在上述地區探測出儲量豐富的以黃金為主的礦產，目前已在加緊開采當中。據了解，中共還計劃在該地建立龐大的專門單位。1992 年，中共強行開墾青海湖畔樂倉部（現為同德縣）七千余公頃草原作為移民點，使當地本已緊張的草場資源冰上加霜。到 1993 年底，首批五十八戶貧窮的中國移民已遷入。

在達然薩拉的藏語“未來之聲”中，亦有類似報道。

藏印友好協會第三次會議

第三次西藏與印度友好會議於 1995 年 12 月 31 日在印度那格浦爾隆重召開：印度十一個省的二百余名藏印友好協會代表以及印度議會議員、前印度議會議長拉貝拉耶，著名的印度學者那納杰，瑪哈拉施特拉邦前大臣答達薩赫熱瓦哲等出席會議並發表了演講。西藏方面出席會議的有西藏議會的部分議員和議長、西藏政府外交部印度部門的官員、西藏青年黨和西藏婦女會的負責人、藏人在當地定居點官員和地方議會副會長等人。共有一千余人參加會議。

會議通過決議：表示承認達賴喇嘛確認的班禪轉世並呼印度各宗教團體及學者的支持，要求中共政府盡快釋放羈押的十一班禪喇嘛，由於近期在達然薩拉抓獲幾名中共特務，因此對達賴喇嘛的安全表示擔憂，決議要求印度政府加強對達賴喇嘛的保衛工作，決議還決定開展爭取使印度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運動，呼中共對印度教徒開放西藏岡底斯山神山和瑪旁玉措神湖，呼印度各政黨在今年的印度議會選舉中將西藏問題和承認西藏流亡政府列入競選綱領中，呼選民支持西藏獨立運動，為了進一步加強印度人民對西藏問題的關注，將3月10日定為西藏日，並從今年開始，用兩年的時間在印度展開拯救西藏與喜馬拉雅的活動，徵集支持西藏問題的簽名並承獻給印度總統。

會議還獲得“拉達、門域文化會”的大力支持。

第一次西藏穆斯林會議

西藏穆斯林第一次會議於95年11月13日至17日在印度達然薩拉召開，來自印度尼泊爾斯裡蘭卡等地的三十一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會議就流亡期間西藏穆斯林的管理、發展以及保存和宏揚民族文化等問題通過了一系列決議。

西藏有幾十萬信仰伊斯蘭教的西藏人，主要分部在西藏的拉薩和安多一帶，其中除少部分是來自中亞或克什米爾而外，絕大多數都是信仰伊斯蘭教的西藏人。如青海化隆的所謂回族，絕大多數都是在1751年才由佛教改信穆斯林的西藏藏族，至今仍以藏語為第一母語。但中共無視他們作為信仰伊斯蘭教之西藏人的事實，仍將他們劃為回族。再如拉薩的穆斯林，早在十五世紀，由五世達賴喇嘛特別批准在拉薩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和專門的墓地、學校、並以宗教為基礎，建立專門機構，以解決內部問題。他們除了信仰伊斯蘭教而外，與西藏的其他人民毫無區別。1959年西藏人民反抗入侵的鬥爭失敗後，亦有千余名西藏穆斯林流亡國外，散居在印度、尼泊爾、斯裡蘭卡、沙特阿拉伯等國。

新一代的西藏穆斯林青年中，有多人在流亡政府的干部隊伍中任職，並與西藏佛教徒、苯波教徒和基督教徒等一道為恢復祖國的自由而工作著。

西藏與巴斯自治省簽約

應西班牙的自治地區巴斯(Basque)政府的邀請，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書長丹巴次仁，於去年12月中旬前往訪問並與該自治政府簽訂了一項協議。

根據該協議，巴斯政府將支持西藏政府為恢復西藏自由而進行的鬥爭，承認西藏流亡政府，通過發展歷史、文化等的交往繼續促進雙方的友誼，對各項保護西藏民族的人權、提高民族的民主素質的事業，巴斯政府從經濟上給予支持。期間，巴斯議會就西藏問題通過決議，譴責中共對西藏的侵略以及踐踏西藏人權、破壞西藏文化、將西藏變成殖民地的行為，決議支持西藏民族的自決權，支持達賴喇嘛為解決西藏問題而作出的努力。該決議還將爭取在全國議會獲得通過。

在此之前，由巴斯議會等有關人員組成的一個代表團曾訪問達然薩拉並給他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們認為西藏人民在中共統治下遭受的苦難，與巴斯人民在歷史上外族入侵而遭受苦難的經歷是相同的。